

年方九十

周巍峙文集

3

(1983-1987)

目 录

第三卷

(1983—1987年)

| | |
|---------------------------|-------|
|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 (1) |
| ——《茶馆》在西欧》代序 | |
| 在战斗中成长 在苦学中提高..... | (7) |
| ——《火星歌曲选集》序 | |
| 让现代题材舞蹈焕发新的光彩 | (12) |
| 谈文艺改革 | (39) |
| 关于当前文艺改革的八点意见 | (46) |
| 杂技要创新 | (50) |
| 民间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 | (65) |
| 文化科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多作贡献 | (69) |
| 时代赋予戏曲演员的光荣职责 | (78) |
| 鼓励文艺创作是文化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责 | (85) |
| 千方百计地全面提高戏曲现代戏质量..... | (102) |
|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轻音乐..... | (118) |
| 把戏曲艺术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 (129) |
| 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舞蹈优秀传统..... | (136) |
| 奋发努力 开创民族器乐艺术新局面..... | (150) |

| | |
|-----------------------------------|-------|
| 随感 | (165) |
| 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 | (166) |
| ——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与演出 | |
| 解放思想 提高现代戏创作的水平 | (173) |
| 开拓群众文化活动新局面 | (192) |
| 一次顺乎民心、合乎时势的大选赛 | (203) |
| 艺术表演团体不改革就不能开创新局面 | (209) |
| 改革体制 开创艺术表演事业新局面 | (217) |
| 在新形势下如何抓好创作 搞活文化市场工作 | (234) |
| 茅盾故居——人们永远景仰的地方 | (245) |
| 抓紧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 (247) |
| 继承和发扬聂耳、星海的革命音乐传统 | (254) |
| 壮丽的史诗 | (260) |
| ——《中国革命之歌》创作谈 | |
| 加强研究 指导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 (264) |
| 保持少儿舞蹈特色 提高创作水平 | (277) |
| ——在全国少儿舞蹈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团结起来 促进集成工作的胜利前进 | (289) |
| ——在《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第二次全国编辑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 | |
| 让戏曲艺术与时代和群众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 (303) |
| 我们向夏衍同志学习什么 | (309) |
| 群众办文化好处多 | (312) |
| ——在文化户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发扬革命传统 创造人民心声 | (318) |
| 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 | (328) |
| 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方兴未艾 | (335) |

| | |
|----------------------------------|-------|
| 保护振兴 继往开来 | (340) |
| 为保护、振兴昆剧努力学习 | (347) |
| 一项抢救整理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巨大工程 | (354) |
| ——就“十大文艺集成”答《工人日报》记者问 | |
| 关于编纂“十大文艺集成”的几点意见 | (357) |
| 地方戏要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 (368) |
| 在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 (372) |
| 征集革命文化史料 为精神文明多作贡献 | (390) |
| 全面发挥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作用 | (396) |
| 人民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 (408) |
| 美丽的青春 黄金似的生活 | (412) |
| ——《文艺战士话当年》代序 | |
| 给集成记谱学会议的信 | (417) |
| 赞乌兰牧骑 | (419) |
| 故事里的歌声 | (424) |
| ——《彩色的梦》序 | |
| 关于少数民族戏曲、曲艺音乐的几点看法 | (428) |
| ——在全国少数民族戏曲、曲艺音乐集成编辑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 |
| 使美好的音乐深入到儿童心灵中去 | (448) |
| 富有魅力的艺术创造 | (457) |
| ——观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展览 | |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在西欧》代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过重大贡献。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胸怀豁达、勤于学习的民族，善于借鉴各国文化艺术的精粹，汲取有益的东西，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学艺术。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往来频繁，交流密切，对外文化交流更是大大活跃，开创了超过以往任何年代的兴盛局面。我们用多种文字向国外介绍了中国许多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举办过各种美术品、工艺品和历史文物的展览，并派出大批戏曲、音乐、舞蹈、木偶、皮影、杂技等方面的表演团体和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访问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国家，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各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各类表演团体，也纷纷来中国进行访问、演出和展览，使中国人民得到更多的欣赏和学习各国优秀文化艺术的机会，形势十分喜人。

由乌苇·克劳特先生编辑的这本《〈茶馆〉在西欧》更是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交流活动的一个新的侧面。

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 1957 年写就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茶馆》三百余场，盛况历久不衰，在广大观众中有许多看戏多次的《茶馆》迷。现在《茶馆》不仅常在电视荧屏上出现，而且正在搬上电影银幕，不久将和更多的观众见面。由此可见，它

和老舍先生其他成功之作一样，是有其特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

话剧产生于欧洲。戏剧界专家们常把古代希腊悲剧作为欧洲戏剧(话剧)产生、发展的渊源。那么它就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对中国来说，话剧却是在本世纪初才“引进”来的一门“年轻的”艺术。话剧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虽然年代不长，但它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是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它是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起前进的，是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着的，它吸引了大批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参加，所以它一开始就带着时代的风貌和中华民族的色彩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在广大人民的斗争当中。一批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著名话剧作家出现了，他们创造了不少蜚声国内外的话剧佳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老舍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一生勤奋，著作丰富，写了大量小说、散文、戏曲、曲艺作品，他更是用他精心制作的许多话剧作品来抨击反动黑暗势力，鼓舞人民斗争，赞美新的社会，歌颂党的领导。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等传世之作已译成二十几国文字，在外国人民和作家当中享有盛誉。《茶馆》描写的是中国近代一现代历史的一个社会断面，语言又是极其精辟而带有北京方言的特色，它在话剧盛行的欧洲故乡是否能得到同国内一样的赞扬和理解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积极支持这个戏出国演出。但是还有些同志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茶馆》到西德、瑞士、法国去访问演出的。西方观众对《茶馆》演出进发出的出乎意料的有节奏、持续而又热烈的掌声，评论家和戏剧界一致的好评，不但打消了演员们的疑虑，使这三个国家接待者的心情从顾虑重重一跃而变为欢欣鼓舞；同时，也使国内戏剧界的担心变成了信心。

我国这个话剧艺术珍品终于像其他艺术一样，获得了欧洲人

民的理解和欣赏。

《茶馆》为什么在国外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茶馆〉在西欧》不但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而且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因而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巨匠、杰出剧作家、语言大师。他不但有极高的文学修养，而且熟悉中国社会，尤其熟悉北京下层贫民的生活和语言。《茶馆》没有直接去写什么政治大事件，也没有写什么历史大人物。老舍先生以饱满的笔力，独具匠心的构思，仅用三幕戏就写出了北京一个小小茶馆半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化，刻画了几十个旧北京的三教九流之辈。通过茶馆中各种人物命运的沉浮，老舍先生用幽默中有痛感，痛感中又有幽默的笔法，讽刺、鞭笞着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在这种批判之中，又满含着迎接光明新中国的期望和欢欣。

西方的许多观众原来并不熟悉中国，特别是不熟悉中国的近代史，有些人甚至还怀有误会和偏见。但是，看过《茶馆》之后，许多外国观众“了解了中国五十多年的近代史”，“理解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明白了旧社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感到《茶馆》中很多角色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典型形象。他们理解了《茶馆》，喜爱上了《茶馆》。《茶馆》使他们感到亲切，感到自己的心情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

通过对北京一般市民生活的描写，反映出整个中国五十余年来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正是老舍先生的功力所在，西方的戏剧专家和评论界都高度评价《茶馆》，一致认为它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

但是，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成为一场成功的舞台演出，还需要通过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但有一批优秀而卓尔不群的艺术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比较成熟的创造集体。

这里，我怀着十分怀念和尊敬的心情特别提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已故的焦菊隐先生对《茶馆》演出的特殊贡献。焦菊隐先生有丰富的文学修养，早年就从事京剧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又非常热爱话剧，十分熟悉欧洲戏剧艺术，几十年中翻译并导演过数十部中外名剧。他是一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也是一位有自己个人独特风格的导演艺术大师。长期以来，焦菊隐先生不断尝试如何把外国的话剧理论同中国传统的表演方法相结合，以摸索一条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道路。《茶馆》可以说是她多年探索的结晶。《茶馆》的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节奏控制等诸方面都不露痕迹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长处，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地道的中国话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年来，和许多著名剧作家、导演合作，排演过一百四十多部形式、风格各异的中外剧目。这样丰富的实践，培养出了很多修养较深、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和美工师。《茶馆》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就是因为演员们曾下大工夫去研究历史、体会生活、琢磨角色，在表演中生动地再现了老舍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典型个性，在这些演员身上“流动着的是老舍剧本里面人物的血液”。舞台工作各部门的创造，准确而又形象地再现了老舍笔下北京各时期的历史风貌。

《茶馆》像中国传统的白描风俗画长卷，既有历史时代的统一特征，又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人物，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各个生活的侧面，朴素、自然而又声有色。

《茶馆》像中国的古典诗词，集形象、情绪与节奏于一个统一精练的格局之中，余味无穷。

西方艺术界流派很多，话剧界更是如此。但这三个国家的戏剧

家、评论家和观众一致充分肯定了《茶馆》在坚持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欣赏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他们说在表现方法和形式上，他们和我们也是相通的。

《茶馆》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与本书的编者乌苇·克劳特先生多方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乌苇·克劳特先生是在中国工作的西德专家。在中国的几年中，他交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于是，他自然而然便成了一个《茶馆》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茶馆》第三次上演，他一连看了二十几遍。他熟悉每一个角色，也熟悉了每一个演员。在中国同志们的协助下，乌苇·克劳特先生翻译并在西德出版了《茶馆》的德文剧本；他热心赞助西德曼海姆国家剧院提出邀请《茶馆》访问西德的建议，为此他还想了不少帮助德国观众理解《茶馆》的好办法。《茶馆》在西德、瑞士演出期间，他又自始至终非常出色地担任了现场同声传译和解释剧情的工作。一个并非学习汉学的德国人，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啊！但乌苇·克劳特先生以他的热情融化了所有的困难，奇迹般地完成了这一切：不但沟通了文学，打破了语言障碍，而且沟通了舞台上下的情绪，把西方观众带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馆，使他们感到“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而变得仅是咫尺之隔了”。

话剧虽然是欧洲人所熟悉的形式，但《茶馆》首访欧洲就获得巨大成功，因为欧洲观众在熟悉的形式中看到了对他们来讲却是非常新鲜、非常有吸引力的内容和风格。现在席勒、布莱希特和莫里哀的故乡欢迎《茶馆》，赞赏《茶馆》，并希望有更多的话剧剧目去他们那里演出。这说明我国的话剧和其他剧种一样，不但具备了我们自己民族的特点，而且具有世界上公认的水平。

1946年老舍先生去美国讲学，在国外看了不少戏。他从国外

写信给国内一个杂志的编者时曾十分自豪地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这是三十六年前老舍先生说的一段话，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事业的长足发展，话剧创作和演出水平的提高和成熟程度，联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欧洲演出《茶馆》获得成功，我想用老舍先生这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短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82年 北京)

在战斗中成长 在苦学中提高

——《火星歌曲选集》序

《火星歌曲选集》要出版了，我很高兴。这个集子是按歌曲创作时间先后编目的，概括了四个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文化大革命”以后。一览目录，便可看出火星同志辛勤创作的足迹，让我们循着歌曲的旋律，先回溯到抗战时期吧。

抗战时期的火星同志还很年轻，所作的歌曲不算太多，然而以我看，堪称火星同志代表作的歌曲，却恰恰问世于那个年代。至今仍被人们喜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其中的一首。八年抗战，铁蹄纵横，广大民众对民族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热爱，在那八年间升华到了炽烈的程度。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掳杀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众、不屈不挠奋起救国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使中国人民看清了敌我、亲疏、孰是孰非。当抗战还没有最后胜利，以至打败日本之后，仍然“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的时候，稍有理性的中国人，都已看清没有共产党的英勇抗战就要亡国。于是，火星同志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呼声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便应运而生了。后来，在“中国”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歌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强烈表达了人民的信念和愿望：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新中国；回到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中国人民的命运，会是不堪设想的。

这首歌以真挚的语言、质朴的风格、流畅的旋律，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唱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歌颂了中国的新生。我想，这就是这支歌被人们厚爱并得以长久流传的缘由。

火星同志是在抗日的烽火中参加革命队伍的。他原是河北平山县一个农村的少年，1937年他刚考入保定中学，就发生了“七·七”事变，被迫辍学，到本县山区的一个亲戚家逃难。几个月后，八路军到达这个地区，火星同志很快在村里担任了青救会主任。他是在1938年春节后偷偷离家参加革命的，那时他才13岁。他先是在县农会当“小鬼”，同年5月被调到县青救会宣传队。这个宣传队，就是后来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的前身。

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时，我和火星常常碰面，只因彼此都忙于抗战宣传工作，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往往是匆匆见面又匆匆离开。所以忙，是因为在敌后的文工团、宣传队，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除了根据战争时期的各种任务，要进行创作和流动演出外，还要做地方上的实际工作，并要做大量辅导群众文艺活动的工作。当时参加歌曲创作，是根据抗战的需要，由于有些同志出身于农村，过去没有经过作曲学习，一般文化艺术修养也很差，要创作群众欢迎的歌曲，是很困难的。但是许多同志都异常刻苦，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我们的学习是在战争的空隙和工作余暇中进行的；我们的创作，常常是在背着背包的行军途中构思，在土炕上成文的。由于我们住在老乡家，吃在老乡家，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变化。民间音乐素材的收集、运用，群众唱歌时感情的表达，对我们都有启发；这些，都赋予了群众歌曲创作以新的生命。许多同志创作出来的歌曲，总是先在群众中教唱，得到群众的评论，然后再修改定稿。因而，当时创作的不少歌曲，群众一般都爱听、爱唱。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有歌唱，革命的斗志需要有歌声来鼓舞，搞文艺工作的也天天离不开唱歌；为抗战而创作，

为人民而创作，就是我们当时刻苦学习的力量，自觉奋斗的源泉。

火星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战争环境磨炼人，这是一个方面；本人的努力，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那时，火星同志的文化水平不高，刚参加宣传队时只能看懂简单的谱子，但他谦虚好学，不懂就向旁人求教。他更利用业余时间攻读音乐书籍，他曾千方百计借到一本音乐知识和和声学的书，喜出望外，如获珍宝，反复精读。他从聂耳、星海等老一辈作曲家的作品中得到教益，从抗战前后大量优秀的革命歌曲里吸取养料；他注意观察群众演唱的习惯爱好，努力提高写作技巧并做到群众化；他还从求教于一些有经验的作曲同志，得到了帮助和启发。进城以后，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加多彩的丰富生活，要求他的音乐创作有所发展，同时，他也在努力要求着自己。为了更好地掌握音乐的表现技巧、丰富自己的歌曲创作，他曾利用几年的业余时间，发愤自学专业音乐知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课，学习了音乐分析、配器、和声等课程。那几年，火星同志已经担任天津歌舞团的主要领导职务，既要把工作做好，又要挤时间学习，其辛苦的程度可以想见。

勤奋的耕耘终于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收获。在十几年的战争岁月里，火星同志创作了上百首反映革命战争的歌曲，其中不少歌曲受到群众欢迎；解放后，随着生活的不断前进，他又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群众歌曲。质朴、生动、活泼，可以说是火星同志创作的一大特点。但他的创作也不限于群众歌曲，他写爱情歌曲，也写轻松健康的抒情独唱曲、雄壮有力的合唱曲，题材风格也丰富多样。除了这本集子编入的歌曲外，他的作品还有舞剧《石义砍柴》、《太行红旗》，歌剧《南海长城》，还有大合唱《焦裕禄》、《保卫世界和平》、《人民的好总理》等，这些作品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由于为火星同志这本集子作序而回顾了他的成长道路；由

火星同志又想到了一批有他那样经历像他那样成长起来的、颇有声誉的作曲家和音乐工作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战斗中成长，在苦学中提高，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他们的作品与群众的呼声水乳交融，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当然，由于战争年代没有系统地进行专业音乐知识学习的可能，他们不得不时刻为获得作曲业务修养而奋斗。他们和一些从小受到音乐训练、经过专业作曲技巧培养的作曲家比较来看，似乎存在一些不足，但音乐家、作曲家的产生，是可以走各种各样的路的。只要自己发奋努力，一样可以取得成功，现在的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条件，较之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有专门的院校，有众多修养较高的老师，有优良的设备和丰富的教材，还有观摩学习外国音乐的机会。我们国家需要这种受过系统音乐教育的音乐人才，但这种长期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是艺术修养强一些，而接触人民群众比较少一些，与实际联系不够，对人民的感情体察不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使他们的创作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和喜爱，也还有个深入理解群众思想感情、不断锻炼提高音乐表现能力的过程。而从火星同志这一辈的成长道路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业余音乐创作，常常也是发现和培养音乐创作人才的途径之一。现在人们一般只是从业余人员中注意发现表演人才，忽视了对一些业余音乐创作人才的培养。实际上，从事业余音乐创作的同志，因为不脱离工作，生活在群众之中，又活跃在文化馆、文化宫的舞台后面，既有生活的感受，又不乏锻炼的机会。对于这样一些人才，我们专业音乐工作者要特别注意他们，培养他们。必要时可以从中选送些同志到音乐学院学习和进修，使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有的就很可能成为优秀的作曲人才。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不是没有的。曹火星同志和其他一些作曲同志的成长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用革命的健康的音乐创作为人民服务，为了使音乐在鼓舞人民前进、培

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切莫忘记注意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创作,切莫忘记从多方面发现和培养音乐创作人才。但愿我的这个想法能引起音乐界同志们的考虑。

火星同志已年近花甲,但他壮心不已。尽管行政工作繁多,常常苦于时间不够,他仍一直坚持创作,这更是难能可贵的。火星同志过去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质朴流畅,优点不少,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点。战争年代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自然流露的多,艺术加工还不够,但我相信,广大读者会看得出来,随着火星同志的刻苦学习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他的这些缺点已在逐步克服。我相信,火星同志长时期的努力经历,会在晚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我也相信,火星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里,将有更好的新作问世。

我殷切地期待着。

(1983年元旦前夕于北京)

让现代题材舞蹈 焕发新的光彩

第一，谈谈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发展现代题材舞蹈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了开创舞蹈新局面，开这样一个会大家交流一下，很有必要。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文化战线共同的任务，舞蹈方面怎么完成这个任务，特别是如何繁荣现代题材的舞蹈创作，需要认真探讨。

这个会是民主的，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家都是探讨嘛，探讨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一起商量，畅所欲言。

这次会议开得好，大家都说了。有人说这是“官方”会议，希望文化部能有具体措施，要在地方上发挥作用，会议才有结果。会议的精神要通过实践去检验、去贯彻。所以，会议结束后，艺术局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比如如何进一步抓住创作的环节，有效地解决舞蹈工作者的一些实际困难。大家建议搞现代题材的舞蹈调演，究竟怎么搞？什么时候搞？这需要很好地研究，还需要作些调查，但要

* 1983年1月3日在全国现代题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

抓紧落实。舞蹈编导也有个落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现代题材创作上作出新的贡献,让舞蹈艺术发出新的光彩。

第二,关于舞蹈创作的成绩和问题

那天,贺敬之同志讲了这几年舞蹈方面的成绩很突出,我同意这个估计。特别是从1980年大连舞蹈比赛以后,新的作品数量很大。这次艺术局派了几个调查组下去走了5个地区、18个城市,观摩了26台晚会228个节目(包括大型舞剧和小舞剧)。举行了舞蹈会演的有陕西、黑龙江、辽宁,华东六省市搞了联合会演,贵州、湖南、河北、吉林、内蒙也搞了调演。有人估计全国新创作的舞蹈节目达三百多个。这反映了舞蹈创作自1980年以来繁荣兴旺的景象。另一方面,这两年好些地方还相继举行了独舞晚会,北京有陈爱莲、赵青、孙玳璋、资华筠、阿依吐拉、崔美善的,云南省有刀美兰的,等等。舞剧这两年也很繁荣。歌舞晚会形式也多了。三百多个节目中题材比较多样。按照艺术局调查的228个节目,现代题材占60%,数量不少,形式多样,题材广泛,内容健康,其中有些是很好的节目。在创作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编导,特别是年轻编导,很多节目是刚刚开始从事编导工作或是演员自己搞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说明我们的舞蹈事业是在一代代地往下传,水平不断地提高,编导队伍不断扩大,整个形势十分喜人。

舞蹈工作越来越受到领导的重视。不少地方给了很多的鼓励,有的省给得奖的节目录了像,有些省专门拨了供编导人员深入生活的经费,开始给舞蹈编导稿酬(当然太少了,有的作品才十八元),对生活困难的编导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助。总之,在鼓励舞蹈创作、解决生活问题上比前两年更好了一点。但全国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创作的“资源”很丰富,但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所以不如有所